

重磅

写作者的视野与历练

■袁炳发

最早认识脱微娜是在一个文学讲座活动上,我受邀去讲小小说,她参加了这个活动,所以她总是称我为老师。但我向来以为都在文学的道路上求索,那就是文友。而且我本身也没有任何师道尊严的观念,从心里一直就是把地视作写作上的文友同道,生活当中的朋友、大姐。

当我了解了脱微娜人生经历之后,就知道如何理解她的文学创作了。我觉得在生活中,脱微娜是一个强者。说她是强者,并非单单指涉她对抗生活的能力,而是发现她在命运当中如何看透生活真相,却依然可以保持对生活的真诚和热情。

脱微娜下过乡,进过工厂,遨游过商海,可谓历练充足、阅历丰富。她一直有智慧在现实中找到光明的出路,给自己走出一条康庄的人生之路。具体说,下乡期间,她完成了学识上的递进,在文字锻造过程中,提升了自己文化水平,当然也增长了参与社会和观察生活的能力。回城之后,在商场打拼,那更是个复杂的环境,依然做得风生水起,事业蓬勃,视野开阔。那么我说这些是为的什么呢?和文学有关系吗?可以这么说,关系超大。我们说文学是人学,而人的学问必然在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当中。掌握了这些,自然就拥有了文学的密码。就看脱微娜的小说题材,已经能看出端倪。她的小小说题材广泛,既能写农村,也能写城市;既可以写社会热点大事,也可以写家庭亲情友情的微妙之处;可以写实,也可以务虚。这个特点,在小小说作家中占据着优势。所以,之前从来没有写过小说,一直在非虚构领域作为的脱微娜,突然调转方向,搞起虚构文学的小说,也无需磕磕碰碰,相反倒是自然而然。让任何一个人来观察,都会得出一个结论,就是脱微娜用心了,脱微娜过去深厚的文学积累、生活积累奏效了。这当然是必然的结果,要不怎么有这么一句话: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

我们来看看脱微娜是如何把握写作的机会的。

职场是脱微娜大力观察和关注的场域,小小说《迂回》(刊《小说林》2021年第2期,《作家文摘》2021年5月11日转载),写了主人公“我”,本来主抓人事工作,在日常工作中,被新来的“老大”暗中考察,委以重任。“我”拼尽全力完成使命,却不想遭遇困境,惹怒了“老大”。是老油条刘主任对了吗?是“我”看错了人,白白付出一个打工人的真心吗?读者也蒙了。直到结尾处,故事出现翻转,“老大”无非是用了一个迂回之策,不仅清除了老刘的余孽,也匡扶了正义。是个正能量的故事,职场的丑陋争斗,败在公正仁义之心之下。好的小小说就是这样,即使技术迂回,但真理是直白的、通俗易懂的。

《伯父的第二个妻子》(刊《海燕》2022年第9期,《小小说选刊》2022年第1期转载),写“我”的两个伯母,看似一地鸡毛,却四两拨千斤地道出了一个人的成长历程。起先是伯父的第一任妻子,“我”的第一位伯母总是面若冰霜,父母却与其掏心掏肺,将“我”托付给她照看。这位伯母对“我”管教甚严,“我”与之并不亲近。相反,伯父续弦之妻,第二位伯母总是笑意盈盈,“我”对其颇有好感——人在最初,往往被最表面的事物影响,不懂得什么是恨铁不成钢,也不知笑脸背后冷冷的心。后来,由于第二位伯母对“我”,对我们一家的狠,让“我”看清了第二位伯母的可怕,不再与之来往——人成长了,开始渐渐看清隐藏在重重包裹后的真相,开始选择真正好的东西,与恶决裂。再后来,“我”去看望垂垂老矣、孤苦伶仃的第二位伯母,雇人照顾她,多了一份包容,明白了人的复杂,不再选择之前的决裂,而是选择原谅。

《春天里》(刊《红豆》2023年第1期),穿起了一个简单的故事。场景的变换,拉开了故事的一幕一幕。先是从大山黄土切换到幢幢高楼,小罗感慨城市的新鲜,也开始体味钢筋水泥的冰冷。此时的《春天里》,是他乞讨的手段,也是他伴

着绝望的嘶吼。场景切换到海滨小区,小罗体味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,也被那碧海蓝天打开了心胸,注入了力量。“春天里”小店里工作的日常,是小罗的新生,此时哼出的《春天里》,是新生的喜悦。最终,小莲选择与小罗重逢,开启二人恩爱的一生。作为契机的,不是别的,正是小罗真心唱出的那首《春天里》。简单的故事,往往也需要某个“寄托”作为线索,否则也会写散,读者茫然,无味。本文《春天里》贯穿始终,令人印象深刻,值得借鉴。

小小说《风雨》(刊《青岛文学》2023年第2期,《微型小说选刊》2023年第8期转载),写了“我”的姑姑,平时是个安静孤独的人,突然在退休多年之后,要举办一个20人参加的大型家庭聚会。迷雾就此设下。为什么?发生了什么?每个读者可能都冒出了这样的想法。但是作者并不着急,款款道来,先铺排了一个姑侄对话的场景,埋伏下上面所提到的疑惑之处。作者用了白描的手法,简洁地点出了人的众多和氛围的温馨,然后突然给出原因:姑姑病重,以这种温馨的方式告别,见到了多年的老同事老同学,也打开了和以往恋人的心结。读者在此处以为故事已经全部掌控,正在洋洋得意之时,突然再次来个翻转,姑姑的病是误诊。这也罢了,算是情理之中。然而没有完,故事再次翻转,那位身体棒棒的初恋情人却突然生病离世了。妙就妙在连续的翻转!那这个日常故事突然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之前读者以为是在讲姑姑的个人故事,那再次翻转之后,读者已经在感叹人生和命运的无常了。这样,脱微娜就举重若轻地,把一个恬淡的故事升华为一个更大视野的命运无常的人生思考了。

脱微娜小说总是有这样的特点,在平淡的日常叙事中,暗暗酝酿更大的风暴,让小小说在尺寸之间拓展出无限的可能性来。这当然是技术性的能力,但没有别的呢?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。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,如果没有冷静的观察人生和命运的能力,如果没有感同身受,就没有脱微娜的小小说独特文本。

主打

原生态的歌声

——电影《雄狮少年》观后随感

■蒋阳波



如果没有经历过民间传统技艺的熏陶,是无法挖掘出鼓点、唢呐等传统民间乐器与民众情感的内在联系的。当影片中激越的鼓点响起时,很难得会有人不心潮澎湃!鼓点虽然敲击在鼓面,但总是敲在了心坎上。咸鱼强的那句嘱托,赋予了鼓点高度的哲学意味:“只要鼓点还在心中响起,我们就是雄狮!”

《雄狮少年》里的命名似乎有意识地去典型化。三个主人公,分别命名是阿猫、阿狗、阿娟,这就是民俗中对于那些不起眼角色的称呼。甚至连这三人的师傅,也只是被称为“咸鱼强”。关于“咸鱼”典故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周星驰在影视中也曾有过一句这样的话:“人如果没有梦想,和咸鱼有什么差别?”当“咸鱼”与“强”结合在一起的时候,曾经的理想与冰冷的现实就相互交织在了一起。

没有人能够从现实中潇洒抽身,但总有人在现实前频繁低头。低头就是认命呀!咸鱼强最初也想认命,但到底也扑灭不了胸中燃烧的火焰,最终拼了命地参赛,就是想要告诉阿娟,不要认命。

觉醒总是有先后的,一个人的觉醒总是能够唤起一群人的觉醒,继而唤起更多人的觉醒。鲁迅曾自我反思: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然而,即便清醒而痛苦地死去,总比麻木而无知地死去,要有价值得多。倘若唤醒的人众多,打破这铁屋子的希望也不是没有。

三个最普通民众的觉醒,终究唤起了大多数人的觉醒。当阿娟站在高桩上凝望擎天柱的时候,各舞狮队的鼓手情不自禁地纷纷为他擂鼓助威,就是明证。

有人说《雄狮少年》目的是要传承“舞狮”这项民间技艺,也有人说这部电影是想鼓励青年人要坚守理想。但我想说的是,野百合也有春天。无论你迫于现实,从事什么样的工作,立足于什么样的岗位,只要你曾经的理想还在,并且你仍愿意为之继续努力,你就是雄狮。因为你心中的鼓点从来没有被拥挤的现实淹没,你还牢记着自己应走的节奏。

当影片中原生态的客家话歌声响起的时候,我的心被震撼了。这使我忽然意识到,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原始的情感表达。这种表达真诚、直接、通透、纯粹,让人能够穿越词藻的屏障,一下子抵达心灵,同频共振。这种歌曲很容易让人上头,过耳不忘。

《雄狮少年》扎根粤区乡土,就宛如这原生态的歌声,让人上头入心。

《国术》:武术版“战长沙”

■刘 鸣

第二届路遥文学奖获得者何顿长篇年代史诗新作。《国术》以文学笔法真实生动地还原了武术大师刘杞荣的传奇人生,刻画了一批怀抱精武报国理想的国术传人形象。他们的命运纷繁地交织在一起,在时代的洪流里或浮或沉,广阔而深刻地折射出近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。武术版“战长沙”,以武者丹心,见证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巨变。一本以长沙方言,为湖湘儿女言情、讲述老长沙故事的小说,展现湖湘大地的生机与变革、湖湘子弟的热情与霸蛮。

《国术》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还原时代风貌和人物命运的文学

作品。主人公刘杞荣自小病弱,为了强身健体,8岁开始拜师习武,一生不辍。国术练就他健康的体魄、强大的意志和坚忍的毅力,也引领他一生以爱国、报国为初心:抗日战争时期,他投身抗战,组建抗日游击队,后赴安徽抗日,任武术教官;劳动改造时期,他仗义除暴,绝技帮民,用伤科绝技和自制中草药,免费为百姓正骨疗伤;和平年代,他自创门派,撰书授艺,弘扬和传承中华武术。《国术》真实生动地还原了这样一位侠士的传奇人生、家国情怀、爱恨情仇、命运遭际。同时,小说也刻画了一批怀抱以武报国理想投身国术练习的中国人形象,他们在时代沉浮之中的苦厄和



奋斗、初心和梦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冲突,以及80年真实而细微的命运遭遇。这些国术传人的命运纷繁地交织在一起,从而广阔而深刻地折射出近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巨变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作者本身能够做主的事情实在不多,常常会因为某一句话,而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。

这是写作的意外,也是写作的乐趣。我们必须遵循文学本身的伦理,而不是机械式地修建房子。

——秦羽墨 说

2.在我的童年时代,红狐狸就是童话,就是精灵。小的时候,山寨里的长辈就会讲一些狐狸精和人的传说。在所有的动物中,狐狸是最早出现在我生活里

1.一个念头萌发,成为一个作品的缘起。

这念头像种子,写作者得小心浇水、培护,让它的芽长到一定程度再下笔。浇水、培护的过程,实质就是构思。

但你又不可能完全组织好了结构才去写一个东西。要是设置好了程序再慢慢往里面塞填充物,那根本不是艺术,而是匠人。当一个想法酝酿到一定程度,书写就会开始跟着感觉走。文字本身的节奏、人物对话都是自然流淌的。这时候,